

觀察·隨筆

# 與社運人士談「318運動」後 台灣的社會變遷

● 方慧雯

天色漸漸光/遮有一陣人〔這裏有一群人〕/  
為了守護咱的夢/成做更加勇敢的人/  
天色漸漸光/已經不再驚惶/  
現在就是彼一工〔現在就是那一天〕/  
換阮做守護恁的人〔換我們做守護你們的人〕

——滅火器樂團《島嶼天光》

2014年台灣的「330反服貿遊行」把「318運動」浪潮推至高峰，市民從四方八面湧進台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，申旦達夕仍不遏止。夜幕低垂下，一首《島嶼天光》傳遍會場，成了一股細膩而溫柔的力量，緩緩撼動人心。現場民眾備受感染，紛紛開啟手提電話的手電筒功能，高舉起來依隨樂聲搖擺，燃亮星星之火作為和應，契合了樂團主唱楊大正的創作初衷：「讓聽者感受到黑夜到黎明的深度，在無明長夜裏等待天光的盼望。」<sup>①</sup>這場遊行的幕後推手之一，正是張嵩靖（化名）。有別於林飛帆、陳為廷等社運明星，嵩靖更樂於隱身鎂光燈後，其每每奔走前線，默默地出謀劃策，始從高中時期接觸「反湖山水庫運動」

迄今，踏進社運圈已轉眼近二十年光景。諸事歷練，使他在躁動與熱情之間，更增添一抹老成持重。

張嵩靖——台北出生，鄉村長大，高中時再回歸城市生活，長期關注城鄉差異、環境與土地議題，曾代表新興黨派參選，惜以落敗告終，現為台灣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工作者。其在學期間已積極投身社運，曾參與樂生療養院舊院區保留運動、野草莓運動、反美麗灣運動、反核運動等。2014年策劃「318運動」，引導社會各界關注台灣前途，極力反對黑箱作業，成功迫使政府退回《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》。其至今仍緊守運動結束時的離場誓願：「轉守為攻，出關播種，遍地開花」，汲汲透過教育推

廣、社運實踐，使台灣真正成為民主、自由與平等的「福爾摩沙」樂土。

筆者與張嵩靖的結緣，也始於「318運動」。2015年曾以口述歷史方式，記載嵩靖籌辦社運之所思所感。其時，他強調台灣需要「進步的在野黨」，才能形成有效監督政府之力量，由是下決心「當第三勢力的先鋒」。如今五年過去，筆者再次訪問嵩靖，透過持續追蹤其社運生涯之點滴，進一步了解台灣社運的趨向，並論及近期香港之政治活動，或許能讓兩地彼此借鏡、互相學習。下文從「318運動」開始，回顧嵩靖的角色和作為，再漸次延伸至兩岸的社會發展。

## 一 「318運動」的日與夜

歷時二十四天的「318運動」，揭竿台灣「公民不服從」之捷旗，影響力可謂縱深廣遠，不但促進本土年青世代的政治覺醒，同年香港發生「佔領中環」事件及「雨傘運動」，更明顯深受其啟發及鼓舞<sup>②</sup>。對於成功佔領

立法院，張嵩靖回憶這純屬出於偶然，本預料會被警察迅速驅趕，故沒有作長期抗爭的準備；但後續前來支援的民眾逐漸增多，反把警察包圍起來，在沒有施行過硬武力的情況下，警方放棄強攻立法院大門，意外地讓他們守住了，「那一刻，我有種『終於進來了』的感覺！只要令立法委員無法通過議案，縱然政府已簽訂《海峽兩岸服貿協議》，也無法正式實行」。

環顧整場運動，除了首晚發生警民衝突外，其後也大致平靜，甚或警察是默許民眾繼續佔領，「因為大家都清楚明白，若政府的驅逐行動愈大，市民的反抗聲音也愈大」。面對聲援人數不斷增加，立法院周遭平均聚集二三千人，多則高達數萬人，亟需營造會場良好氣氛，進而凝聚反服貿的向心力。當時張嵩靖堅守主持人角色，帶領現場的演講和討論，他回憶說：

我在台上作主持的時候，會看看誰要上來講話，當講者說了十分鐘後，我



攝於2014年「330反服貿遊行」。(圖片由筆者友人提供)

就趕緊找其他人來演說，讓台上一直有活動進行。當中所謂的「台」，只是一塊稍為架高了的平地，不是那種舞台的形式，簡陋非常。而我們則把音響系統搬來，意在把聲音集結起來，把大家的目光全都吸引過來。於是台上不間斷地進行各種活動，晚上更有較大規模的表演，我們認為要不斷辦活動，才能把人心緊扣着；但後來亦不時作檢討，活動安排方面也慢慢地做調整，如增設了瑜伽課。因為在集會現場，大家也默默站着、坐着，沒有適當的伸展，運動量嚴重不足，所以我們給集會者上瑜伽課，就是希望大家能抖擻精神，持續抗爭下去。這必須根據實際情況，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，才能留住人心。

說到整場運動令人最深刻的印象，莫過於策動「330反服貿遊行」，是次活動逾三十五萬人參與，民眾多穿上黑衣表達反服貿的訴求，把凱道四周擠成靄靄的「黑潮」<sup>③</sup>。張嵩靖點明其舉辦遊行的因由和民眾參與的心態：

我要辦這場遊行的原因，在於「318運動」開展後，首幾天社會也曾作激烈討論，但我們等了四五天後，也得不到政府的任何回應，政府的表態是她會不顧一切地簽訂協議，這讓民眾都非常憤怒，但無法即時改變現狀，大家只能光等，等政府拋下一兩句回應，心生沉重的無力感。而一些外界輿論卻開始抨擊佔領的學生是暴民，被警察打也是活該，這令集會現場的氣氛非常差勁，所以我們便決定辦一場更大型的活動，引起更多市民關注，把更多有着相同理念的民眾聚在一起，給政府施以更大的壓力。

對大部分民眾而言，參與社會運動是有門檻的，他們在上街前，必定對現場有很多想像：可能很暴力，又可能會發生很多衝突，但他們仍願意挺身而出，便已是一種跨越門檻的象徵，能勇於表明自身的不滿與訴求。我覺得社運工作者需要帶動民眾朝向社會革新，當中不可能每一個人在首次上街遊行，便敢於拼命往前衝，不怕與警察拉扯和扭打；但其實敢於前衝的人有很多，惟其他人會怎樣想？他們本來蠻支持你的，但看到場面這樣暴力，便會嚇怕，下次便不敢出來遊行了，過往的經驗都在說明社運的激化，確實是無助於議題的全面推廣。我知道遊行現場的部分民眾，希望我們能帶領他們衝擊政府，給政府施加極大壓力，但我們卻沒有這樣的想法，過度衝擊政府機關也偏離我們原有的計劃。

而有些輿論則批評參與遊行的民眾也不清楚事態發展，只是隨大夥兒參加，但他們願意踏出第一步，勇於走出來，這也代表他們認同我們的想法；若持着不同立場的話，相信他們也不會站出來。在這場遊行中，我們安排了許多講者上台演說，告訴大家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環境、土地問題。他們隨朋友到來，看到我們關注的環保、勞工議題，當他們願意聽講，便多一次教育機會。我知道很多人批評我們的做法，我也看過不少的批評語句，但我並不在意，甚至有評論說這場遊行如同嘉年華會，我覺得這說法也沒甚不妥，雖然是次遊行沒有很像嘉年華，因為它沒有遊樂攤位，但如果把這場遊行弄得太嚴肅的話，大家帶着繃緊的情緒來參與，這樣有利嗎？我辦這場活動的目的是要連結集氣，擴展議題的深度與廣度，給政府

施以更沉重的壓力，讓更多民眾了解我們的訴求，發揮更大的力量，令大家能互相支持，這場運動才能繼續走下去、支撐下去。

## 二 「太陽花學運」? / 「後太陽花時代」?

2014年的「318運動」，台灣媒體常以「太陽花學運」稱之，此源於有民眾送了一千三百多朵太陽花到佔領現場表示支持。而「太陽花學運」一詞也讓人聯想到「野百合學運」（1990年3月16日至22日），更配合時近的埃及「茉莉花革命」（2010年12月至2011年4月），三者皆有反抗、抗命的意涵，故外界輿論便把太陽花作為這場運動的象徵，但卻沒有得到是次運動核心策劃者之認許，甚至「318運動」結束當天，陳為廷所發表的離場宣言也明確表明，這是一場全民參與的「公民運動」<sup>④</sup>。惟「太陽花」卻成為運動的關鍵詞和深刻烙印，後續如政黨時代力量和台灣民眾黨的崛興、台灣青年世代積極關注總統大選等，都被一脈串連，統整和拼湊至「後太陽花時代」的政治光譜之中。

對於「318運動」的正名，張嵩靖在訪問中加以補充：

「太陽花學運」一名，「太陽花」是一個問題，「學運」又是另一個問題，若這場運動只有學生作領導的話，能否長期地支撐下去？這當然不能。當中參與運動的人，大部分都是青年，而不是學生。是次運動的核心參與團體，以關注勞工、環保、人權、民主政治的組織為主，如台灣農村陣線、綠色公民行動聯盟、婦女新知基金

會、台灣人權促進會等，反之學生組織的比例較少，所以我們一般也會稱這場運動為「318運動」，但有時為了簡單地向其他民眾說明，我們也稱此為「太陽花學運」，畢竟大家對這名詞較有印象。

然而，媒體將近年台灣政治發展歸類成「後太陽花時代」的說法，張嵩靖卻不甚認同，他明言：

若單從台灣社會運動的模式來看，實在很難直接稱呼為「後太陽花」或「後318運動」時代。倘若現在是「後318運動」時代，這是否代表與「前318運動」有着具體落差？但我認為現況是無法對照「前」、「後」的。因為根本的現實是，對現今年輕一輩的社運工作者，如我常接觸的大一、大二學生來說，「318運動」已經是一個遙遠的記憶，他們投身社會運動之初衷，其實跟這場運動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。但無可否認是，在「318運動」後的三四年，確實有很多民眾是因此開始關心社會議題，可惜的是那種關注卻不是持久的、延續的，所以我不會把台灣現況說成為「後318運動」時代。

在「318運動」時期，各類社會運動的連結曾達到了顛峰，諸如環境、人權、性別等議題都能高度合作。但在運動結束後，大家又分別回到自己關注的領域，這種「各自為政」的景象，其實跟「318運動」發生前的狀態是蠻接近的。就社會關注的議題類別而言，「318運動」前後都沒有太大的落差。反之，「318運動」促成一些核心參與者進入政府體制，他們曾經都是革命夥伴，如今角色與職責的轉變，使體制內、外的關係更見尷尬。

這種情況和當年「野百合學運」相似，運動結束後有些人繼續埋首社會議題，有些人則加入政府機關，畫成兩條不同的人生路線。我覺得「318運動」後的發展，比較貼合這個走向。

### 三 「左右」、「統獨」與「藍綠」

長久以來，台灣政黨與社運團體存在着一種「相互利用」的微妙關係：一方面，政黨特別是在野黨，能藉由協助社運團體推動社會議題，來提升自身的聲望和影響力；另一方面，社運團體也急切擷取政黨資源，以便更有效地凝聚實力以對抗政府。綜觀近年選舉生態，卻陸續出現「政治壓抑社運」之狀況。有論者批評在集體政治狂熱下，「藍—綠」二元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，把所有社會議題全包納在政黨鬥爭層面，催化民粹主義成為政治表態，侵蝕了各種對話空間，最終使「自由」與「民主」變得空洞、貧乏而難以伸張。由是呼籲人們從固有政治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，把社會運動回歸民眾主體，實踐關懷社會現實的多元政治<sup>⑥</sup>。

作為社運左翼的張嵩靖，對於選舉大幅度佔據民眾生活重心，感受殊深，更由此延伸至深層次的「統一獨」議題：

台灣左派社運界在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之間(2008-2016)，因為當時國民黨的作風很右派，又主張「兩岸和平協議」，所以，反對國民黨的獨派與左派社運界是可以合流的，兩者曾在「318運動」之後，有過短暫的合作時期。可是，對比於如何實踐社會公正、公義等議題，民眾最關注的還是

台灣的主權問題，由是隨着政權的交替，使得現況下左派社運人士的處境變得非常尷尬。

其實台灣的左派，也不是端極的「左」，只是對公義多追求一點，但總是被政治選舉的新聞壓下去。不論是在環境、人權、勞工方面，我們都很努力地去推動社會的公平、正義，奈何蔡英文政府打着捍衛主權的形象，對於左派社運界所關注的議題，並沒有積極處理。在2018年韓國瑜還沒有當選高雄市市長之前，「左—右」派別並沒有太大的落差，但在韓國瑜當選後，「統一獨」的差異正不斷凸顯。民眾眼看中國政府對台灣社會、政治選舉的影響逐步增加，對於重視維護台灣主權的人來說，他們很擔心韓國瑜會進一步當選總統，憂慮中國勢力在台灣愈發壯大，最終使寶島失去主權。因此，面臨台灣的生存危機之時，大家為了專心致志地捍衛主權，覺得社會公義問題可以暫時「忍一忍」。

同時，張嵩靖也特別關注政黨競爭對社運發展的打壓：

民進黨政府執政至今，已逐步把社會運動推向邊緣化。自2014年柯文哲當選台北市市長、2015年時代力量創立、2016年新一屆總統、立法委員進場，政黨政治彷彿又回到社會的主流角色。而2018年韓國瑜當選高雄市市長後，這種邊緣化愈見具體。當民眾有着一致且強大的政治敵人時，社會運動很容易被忽略。過往「318運動」的成功，是因為大家已經厭惡「藍—綠」的長期鬥爭，此消彼長下，社運廣受關注而政黨則被邊緣化。但後來民進黨執政之時，社運便成了政權的對立面，所以他們急忙與社運界切割，並用盡方法使社會運動

邊緣化。然而成了在野黨的國民黨也沒有靠近社運界，不打算作勢力合流以監督政府。

觀乎台灣的政治歷程，「藍—綠」政黨的競爭，本應有利社會運動之發展。在2016年，我們想淘汰不夠進步的國民黨；後來在一些議題當中，又發現民進黨也不是很進步，例如在環境保育、勞工權益等議題上，與他們是在野黨身份時所說的不太相同。很有趣的是，現今國民黨身處在野黨角色，但仍然沒有進步，反之比過去更差、更爛。按照邏輯推理，看到對手進步，我應該變得更好作為對抗，奈何現實中的國民黨卻一直在退步，並用一個更落後的形象來跟對手競爭。雖然民進黨使盡方法令社運邊緣化，但不代表一定能成功，惟韓國瑜當選市長那刻開始，有一種「國民黨又回來了」的感覺，民眾對政治的關注瞬間熾熱，社運的光芒便愈來愈黯淡。大家都覺得要先捍衛台灣主權，才能談如何實踐更好的生活，而左派社運界也回到對抗國民黨的路線，「獨左」變成社會共識和主流。

#### 四 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」？

在「318運動」中，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」是一句常見的口號，重在呈現「中國因素」下的香港發展，鋪陳為台灣前途、政治取捨之直接參照，並意圖激發青年世代的政治覺醒，促使他們投入社會運動，用實際行動來表達訴求。而隨着近年香港、台灣政局愈發不穩，這一目了然的口號，也演變為兩地人民相互連結、彼此聲援的慣用語，彷彿成了港台「命運共同體」之表徵。當中雖有台灣政

客批評用香港來對比台灣，宛如「香蕉比芭樂」，指明港台性質不一，怎能相提並論？——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香港只是一個回歸中國大陸的殖民地<sup>⑥</sup>。惟這種言論未有扭轉台灣人民對「亡國感」的強烈焦慮，更進一步醞釀成集體情緒，如2019年12月台灣兩岸政策協會公布的「近期兩岸議題與2020總統大選投票意向」民調顯示，普遍民眾面對中方提出的「一國兩制台灣方案」、香港的「反送中」（反對《逃犯條例》修訂）事件、台灣總統大選等社會議題，憂心忡忡，擔心現在享有的民主與自由將會消磨淨盡<sup>⑦</sup>。

對於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」的提法，張嵩靖有着更深層次的思考：

我不是很喜歡「今日香港，明日台灣」這句話，如果當作一句政治宣傳口號，我可以接受，能視作一個啟蒙語，吸引台灣人了解香港、關注香港。但深入來看，這樣的描述是過於簡單、不對等的，因為香港和台灣實在很不一樣，雖然大家都共同承受着中國的威脅，惟兩地的受影響程度卻不一，加上兩地的歷史脈絡相異，社會發展的走向更無法類比；中國治理香港是一組方法，統治台灣又會是另一個模式。綜觀台灣的發展史，從清朝開始已是帝國的邊陲，後來成為日本的殖民地，1949年後被國民黨接管，起初只視作反共基地，可見我們身處台灣這塊邊緣土地的人，一直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，從來沒法當家作主。香港卻截然不同，雖然也曾是殖民地，但卻是英國在東亞殖民地的「東方之珠」，而「亞洲四小龍」的排名，台灣也是靠在香港後面默默追隨，所以兩地發展不一，處境不同，即使面對同一個中國，走向也各異。

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，香港有很多文宣，會不斷跟台灣人說總統選舉不要投誰，不然就會跟我們一樣。但為何香港人只告訴台灣，不告訴日本、韓國？台灣、香港的關係有點維妙維肖，或許可以看作是遠親的關係，但不足夠成為「政治共同體」，因為兩地民眾仍未有彼此深入了解。我覺得普遍香港人這輩子最喜歡台灣就是這個時刻，但你喜歡人家，更要互相了解，不應該只做一些較低層次的技術交流，例如怎樣抵擋水炮車等。若要真正成為一對共患難的好兄弟，兩地民眾必須有更多深度的接觸和連結、經驗累積的分享等。除了情緒上的抒發以外，更應理解彼此的「成長背景」，比如台灣有很多習慣都很日式、服務業以客為尊的態度等，香港人可以多了解一些。又例如台灣人無法想像香港的「老泛民」，為何會認為自己是中國民主的燈塔；1980年代香港的社會運動非常激進，使民眾對社運反感，認為拼經濟發展最為重要，追求社會安定；在1997年前香港人多麼熱愛中國，希望可以回歸祖國懷抱等等，這都是台灣人不知道或淺薄知悉的香港歷史。只要大家能接觸彼此的文化脈絡，便會明白台灣對中國、香港對中國是不一樣的感覺，更能共同商討下一步的對策。但當然我們在做好朋友之前，可以先互相支持對方，然後再作深度認識和了解，這也是攜手走下去的方法。

張嵩靖也談到近年香港社運的走向：

香港正在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命運，後續發展如何，我是蠻期待的，因為香港經驗是過去難以想像的，如

抗爭時間長久且源源不絕、沒有「大台」等等，2014年熱血公民（香港政黨）已鼓吹「不要大台」，現在終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。我常與一些香港朋友討論，問他們為何要站出來遊行，他們回答「退無可退，無路可退」，所以大家只好上街，大家也不在乎這是否「雨傘運動」的延續，重點是沒路可走，有方法、能用的就用上，然後如果有人要「出頭」，他就會被拉下來，故此就在沒有「大台」的狀態走下去。只要還有一群香港人，為了自己的未來在拼命，便會有希望和機會。每一場社會運動的發生，都會有人說是「複製—貼上」另一場社運的經驗，但我覺得正在投身運動的人，特別是站在前線的參與者，都會感到「我正在創造新的東西」，這些行動是無法被分析的，全是依靠着自身的情感、理智、經驗來做決定的事情。香港社運的走向，已成了一個「有機的生態」，跳脫了一套套生硬的理論，因為你們（香港人）正在面對的，也是一個不能用邏輯、理論來描述的政權。中國用了各種手段，如經濟、輿論方面的控制和鎮壓，目的是想維穩，但顯然沒有在香港取得成功。

對於「不要甚麼」，大家是容易團結的，但「要甚麼」卻難以達成共識。例如現在不要被掌控、不要被奪去自由，所以香港人容易團結奮力抗爭。但如果是「要真普選」，便不容易成功了，因為實行真普選，是對民主自由有所期待，希望有一個更進步的香港，或許有些人會覺得能穩定就好，不要急，先守住香港，更不一定要實施真普選，可見兩者存有思想落差，「要」與「不要」是兩種不盡相同的情況。這與台灣公投相若，反對一個建設、反對一項污染、反對一個不當的老闆，很容易得到大眾支持，但需要

甚麼的話，我們必須內部進行討論。但香港現在要怎樣討論？故此先反對、先團結反對力量，再作後續商討。

在張嵩靖眼中，台港兩地或能相互支持與借鑒：

從台灣的經驗見之，實踐民主體制，民眾擁有投票權，達到全面的普選，是非常重要的。雖然有了投票權，不一定代表一勞永逸，因為民眾還是會選出韓國瑜，但不能說因為犯了錯，或是怕你會犯錯，便奪去你的投票權利。當你擁有投票權利後，才會發現其實投票也沒有那麼美好，但如果你連全面投票權利都沒有，然後當權者一直在喊制度、體制改革，是說不過去的。香港的真普選是一個實踐民主的核心元素，是直接反映民意的方法，從而改變體制。當政治人物獲得政權，其權力基礎不是來自功能組別，是源自全民投票的話，勢必要和民意靠攏，向民眾負責。民主體制讓人驚豔的是，縱然你選出了一個不太相信民主的人，如美國總統特朗普 (Donald J. Trump)，但他的政治決定都先經過重重關卡才能實行，民主體制能把個人決定調和發展，以符合多數民眾的意願，但這種調和的好處，卻是國策無法快速推進。對比現今中國政府，例如他要北京空氣變得乾淨，可以快速解決，這種效率是民主國家辦不到的。在民主國度，對的方向難以快速前進，要顧及各方利益及社會的整體發展，國家才能慢慢進步。

而台灣人對於「亡國」是很憂慮的，近期大家也是抱着這種焦慮感來參與「撐香港」的活動，但除了支持香港、高叫「五大訴求」之外，更重要的口號是：拒絕「一中和平協議」，國民黨人常常要求兩岸簽署和平協

議，說簽完之後，中國便不會來攻打我們，台灣就能守住了。但這個協議是在「一個中國」的架構下設定的，必須承認「一中」原則，所以我們在支援香港學生、市民的活動中，更要凸顯拒絕「一中和平協議」的決心，這個訴求是非常「台灣化」的。綜觀全球其他地區，如澳洲對港人的聲援行動，民眾是基於維護人權普世價值前來參與，覺得政權不應如此打壓香港。而反觀台灣，除了部分活動籌備者、參與者是專注支援香港外，更多的是怕台灣會變成香港，是一種「我不想變成這樣」的聲援。所以台灣的支援行動與其他地方非常不一樣，多了一重「變成第二個香港」的焦慮。

對我而言，真心誠意地支持香港，是最重要的；如果只強調「多可怕」、「多不想變成香港」，我覺得這不是對香港的公平支援。有些台灣民眾的亡國感很重，因而同情香港，認為親香港就等於反極權、反壓迫、護台灣，這個想法我不贊同。因為在這個關鍵的時刻，親香港、支持香港是最重要的，至於守護台灣的民主和自由，是我們自己的事，與香港人無關，但跟我有著同樣想法的台灣人可能不多。不過，別人替我們打氣、加油是令人鼓舞的；能借鑒別人的教訓，作為例子去增進自己，也是很重要的。

## 五 展望未來

「堅強起來，才不會丟失溫柔」。在訪問的尾段，張嵩靖援引古巴革命家哲古華拉 (Che Guevara) 的名言來勉勵港人，更感歎台灣政治結構的逐步完善，也是久經跌盪、點滴累積而成的：

堅持民主自由的價值，找尋到人類生活更有效的方法，無論是「勇武派」、「和理非」，均經歷着最嚴苛的考驗、抵受了強烈的身心壓力，只是希望人類能夠生活在一個公平、合理、沒有極權的社會。大家都抱有一份溫柔，堅定自我，默默在黑暗中尋找光明。看到2019年11月香港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結果，我覺得香港還是有機會和希望的，但不論運動接下來的走向如何，這個找尋自己理想的力量是不能丟失的！

最後，張嵩靖也分享了理想的台灣願景：

我的社會角色，是把理想生活的想像推廣出去，個人期待台灣是一塊勞動、人權、土地與環境永續的樂土，民眾能共同分享經濟成果，生活更為美好。同時，我們擁有乾淨的空氣、食物、食水等基本所需，人民的貧富差距也盡量縮小。要達成這個理想，不代表我們必須成為外界承認的獨立國家，現況下的台灣，已經是一個經濟獨立的個體，並具有自己的體制跟法規、土地、軍隊、貨幣、機場等等，可見硬件充沛，尚等待我們的齊心協力。我也承認在某種程度的國際情況下，實踐理想是不容易的，比如台灣有先進的醫療，但我們無法參與國際衛生組織，所以未必能夠即時取得最新的醫療資訊；當突發事情發生時，國際的醫療團隊也無法立刻來到台灣。在一個最理想的台灣願景中，當然包含國際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個體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如果今天台灣成為了一個獨立國家，而我們的環境已經毀掉了、貧富差距極大，終使人民奮力抗爭的話，這也不是我喜

歡的台灣。縱使外面風雨飄搖，但台灣內部還有一些政策、議題是可以調和的。

### 註釋

① 〈三年前劃破夜空的《島嶼天光》，楊大正：獻給憂心國家前途但永不放棄的人們〉（2017年3月24日），《關鍵評論》網，[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64420](http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64420)。

② 湯惠芸：〈香港學生參考台灣太陽花學運〉（2014年4月14日），美國之音網，[www.voacantonese.com/a/hong-kong-observers-on-taiwan-occupy-movement/1892846.html](http://www.voacantonese.com/a/hong-kong-observers-on-taiwan-occupy-movement/1892846.html)。

③ 〈330遊行/主辦單位宣布：凱道已滿，現場逾35萬人〉（2014年3月30日），ETtoday新聞雲網，[www.ettoday.net/news/20140330/340784.htm](http://www.ettoday.net/news/20140330/340784.htm)。

④ 「318運動」的離場宣言，詳見〈「轉守為攻，出關播種」聲明全文〉，《蘋果日報》（台灣），2014年4月8日，<https://tw.appledaily.com/headline/daily/20140408/35752591/>。

⑤ 李亞橋：〈政治束縛下的台灣社會運動：一個社運參與者的觀察〉（2019年12月12日），《新國際》網，[www.newinternationalism.net/?p=4729](http://www.newinternationalism.net/?p=4729)。

⑥ 相關報導詳見劉宛琳：〈孫大千：拿香港比台灣 根本是用香蕉比芭樂〉（2019年6月11日），《聯合新聞》網，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656/3864372>；〈今日香港明日台灣？孫大千：腦袋壞了或心壞了〉（2019年6月16日），《聯合新聞》網，<https://udn.com/news/story/6656/3874619>。

⑦ 民調數據參見陳佩君：〈亡國感非操作！5成民眾憂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」〉（2019年12月17日），《新頭殼》網，<https://newtalk.tw/news/view/2019-12-17/341631>。